

有日全銷



創作週

# 中篇創作新集

第七種

版初三十，一，七三九一

1——2000

發行所

印刷所

發行人

著作人

良友圖書印刷公司

上海北四川路

良友圖書印刷公司

余漢生

周文

八百五十一號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每冊國幣二角五分

No.471

劉縣長剛剛一醒，睜開眼睛，知道太陽已經出來好久了。那溫和的黃色光輝把天井邊脫光了葉子的樹枝影子推到大玻璃窗上；在窺看他那擱在枕頭上閃亮着油光的圓胖臉。光線直逼他的眼睛，他立刻又閉住了。馬上又記起昨夜把頭在枕上轉來轉去想了一夜的心事。

『陳分縣長這東西好可惡！……你要同我搗蛋麼？哼！……』耳朵邊還好像隱隱地響起道他曾經不斷自語過的聲音；而腦子裏也同時電影似的閃出了那可惡的陳分縣長的臉相。他看來，那是一張寡情的蒼白色的猴子臉相，尤其是那兩片狡猾的薄嘴唇，和一條陰險的有點彎曲的尖鼻子，以及那一雙狡詐多端的黑白靈動的小眼睛，更顯得可惡！

『那一件案子，』他憤憤的想。『那是該我的。而且我已從黃村長手裏得過人家的錢的，但是他把人犯通通弄去了！還說是在他管轄區內的！』

……他是甚麼東西？不過是分縣長！有人還說他和土匪頭子馮二王來往呢！——照道理說，分縣長不過管管「違警」之類案件的，但是那樣的案子他又弄去了！而這回糟糕的是我已經得了人家的錢的！假使他知道這秘密，那就……」

他心裏一急，脊梁便像有許多針尖猛力一刺，馬上沁出汗水。於是他漸漸不平起來了：

『別的分縣長都只是一個獨立自由的縣長，而我這一縣偏有這麼一個令人掣肘的分縣長！而且偏是這麼一個可惡的陳分縣長！……』

他把那寡情的猴子臉用最黑的句子詛咒了一番，而且竭力把他想像成一種「勾絞星」，一種惡作劇的小鬼；但心裏還是不舒服，因為總覺得那小鬼在身邊妨礙他，破壞他，在他腳邊掘下了黑汪汪的無底陷阱！他於是

恨恨的咬緊牙齒，在被窩裏握起拳頭來了，毒毒地把頭一點：

『好，我今天一定要同他堅決地把我們各自的職權作一個澈底解決！決不能再像往常似的優容下去了！』

但他的拳頭隨即又無力地鬆開了，手掌心還濕了一片汗水——他遲疑起來了，因為他忽然又記起陳分縣長之所以竟敢這麼公然和自己對抗，是爲了軍部裏的參謀長是他的親戚的緣故。

『這確是有點棘手！』他想。但他又覺得自己不也是王師長的心腹祕書嗎？而且他陳分縣長還通匪呢！他於是堅決的在床上一拍，一翻身爬起來了，把皮袍和馬褂一拖就在身上穿了起來。

一個通身穿着灰軍服的聽差兩手捧着一盆蒸騰起白氣的洗臉水進來的時候，他把手指停在胖頸子邊的衣領上，威嚴地撮起嘴唇重重的呼一聲响

痰，使得屋子四角都嘩啦的起了回應。聽差嚇得趕快把脚步放得更輕，幾乎是用脚尖點走着，因為經驗告訴他，凡是縣長一發出這聲音，就多半是要發脾氣的時候。

『聽着！』果然，劉縣長挺着胖頸喊起來了，聽差趕快就轉身在他面前端正的捧着臉水。

『今天陳分縣長他們來的時候，你馬上就上來向我報告！聽清楚了嗎？唔？』

『還有！你慌甚麼！』他見聽差放好洗臉盆在架子上就要出門去的時候，又把他吼住，說。『你去保衛隊給張大隊長說，叫他不准團丁們到處跑，准備着，我隨時好叫他！聽清楚了嗎？唔？』他心裏同時決定着：『好，我一定要借看打匪，親自下鄉去看看有沒有更好的辦法！』

他把臉洗完之後，就在辦公棹邊溫和的陽光下站好樁子做每天早上照例要做的『八段錦』，但他剛剛舉起兩手，心裏却像許多螞蟻在爬似的，感到非常的焦燥。他想，重要的是應該先平下心來，養養『浩然之氣。』於是在掛了一張白衣觀音像前坐下來，在棹上香爐邊翻開一本華嚴經，竭力恢復着自己平日的莊嚴穩重的態度。他一面唸着，但耳朵邊却像有一個惡作劇的孩子在向他學嘴似的：

『陳分縣長這東西好可惡！……你要同我搗蛋麼？哼！……』

他唸不下去了，焦燥地皺起兩眉向背後望望，心裏同時感到對觀音菩薩非常抱歉似的，就又趕快轉回臉來恭敬地向觀音像鄭重望一眼。於是合了書，就向窗下的辦公棹邊踏着很穩重的脚步走來了。

『陳分縣長那算甚麼東西？連走路都是輕飄飄的！』他這麼一想，就

覺得自己是高出他多多了的，於是一種必然戰勝的預感在他心裏波動起來。

他把胖臉對了玻璃窗外的時候，立刻又皺起眉頭了，因為在對面的天井邊，那一個在前幾天剛由軍部派來的施服務員，全身穿着藍灰色的軍服，腰間拴束着白銅方扣的斜皮帶，銅扣在肚前閃光，正在挺出胸脯，把兩手舉上舉下的做着柔軟體操，年青青的光潔圓臉都脹得紅紅的。

『又是他媽的一個！』劉縣長不高興地，把往常模糊感到的一種思想忽然明確地想起來了。『這些政治軍事學校的畢業生，軍長派他們來幹甚麼？他們能幹甚麼？而且還和我是一「平行的」的呢！我這身邊安了他這許多掣肘的東西，我這縣長還幹得出甚麼鳥來！……而他那樣年青和我的兒子差不多……』

那施服務員走進對面的房間門去了。他恨恨的竭力把他注視着，見他隱沒在門枋裏邊了，隨又出現在窗框裏，現着圓圓的臉，在挽着袖子，接着就上身和頭一動一動地，好像在磨墨。

「這傢伙不曉得又要寫甚麼了！」他不放心地想。『前天收發師爺告訴我說他偷偷看見他給軍部發了一封信。唉，他們這些人分派來各縣署服務，該不是同時給軍長作偵探的吧？因為他們是軍長的學生！……』他用手指拈弄着右邊的八字鬚鬚尖想了一想，就下了決心直向天井對面走去了。

『我一定要看看他寫些甚麼東西！』他想。

他剛剛走到門邊，施服務員好像慌亂了一下，彎着左手把鋪在棹上的信紙遮了一遮。他更疑心了，但竭力擺着鎮靜的臉孔，踏着穩重的脚步，

慢條斯理地笑道：

『施委員，你早呀！』

施服務員趕快站起來，用了很客氣的對前輩的態度笑着說：

『呵呵，監督！●你請坐！』

『呵，你有事，』他謙虛地把右手一伸，說。『你不必客氣，做你的事吧！』

在門檻外邊站着，做着好像並不想進去似的，眼睛却向着信紙上瞟，他一面想：

『應該要使他看出我不過是在天井邊隨便散散步！』但他這麼想着的時候，却已一腳踏進門檻來了。接着他也就堅決地想：

●監督，即縣長的舊稱呼。

『「說破的鬼不害人」，我倒莫如當面揭穿他的祕密，看看他究竟怎麼樣……』

於是聳起胖胖的兩頰玩笑似的說起來了：

『你又是在給軍長寫信吧？』

施服務員弄得有點失措似的，但同時覺得很高興：『他居然這麼看重我，說我「給軍長」寫信。』他於是興奮地把信紙向棹角一推：

『不是不是。我不過隨便寫寫。』

劉縣長坐在棹子旁邊，隨手就把信紙抓了過來，一行大小不勻整的黑字就跳進他的眼裏——

『處長大人鈞鑒學生到差以來此間情形』

他看到這裏，心裏別的跳了一下：『哦！他居然又在報告「此間情

形」呢！」但他竭力鎮靜着，立刻哈哈笑了起來：

『你的字寫得真漂亮，一手好王字。』他用着贊美而認真的眼光盯住施服務員；施服務員的嘴邊立刻閃出了忸怩的微笑，臉都紅了；他於是更加出聲的笑了：

『哈哈，看不出，看不出！』他一面說；一面想：『這年青人真受不住給他灌米湯，輕易就露出一種女人似的羞態，也許我可以想法使他爲我所用吧？』

『施委員，我哪天一定請你幫我寫一堂屏，我把它裱來掛在中堂上的。你看好嗎？』

施服務員窘得有點難爲情起來了：

『哪裏哪裏，我的字是亂七八糟的，我們在學校裏就從來不講究寫字

這些。」

『哈哈，你太謙虛，你太謙虛。你亂七八糟寫，都寫得這樣好，如果不亂七八糟寫，不是寫得更好嗎？啊？』他張着嘴巴望着他，見他只是忸怩地把臉微微擺動一下，他於是又趕快把話轉過來了：

『不錯不錯，新腦筋的人是不大講究寫字的。我也不大講究。施委員，你從前大概沒有到這邊荒地方來過吧？唉唉，這地方人的腦筋都舊得很！』他一面把信紙放在棹子上，一面說；同時用食指向施服務員的頭一指，又向自己的頭一指，不自然地加上一點鼻音道：『這地方就只你是新腦筋，我自己也……。軍長把你派到我這縣來，我真高興，我們兩把手真可以給地方上做一番事業。而且你又是學政治的。哦哦，我想請問你一句：你那天說的那民約論是一個姓盧的寫的，他叫盧甚麼？』

施服務員見問到他的『本行』的話，立刻從不會應酬的窘況中解放出來了，微笑答道：

『是盧梭。』而且對於這自稱新腦筋的人好笑得很，於是又伸出食指在棹上寫着向他解釋：『這盧梭的「盧」不是姓，這兩個字應該連着讀，是名字，是譯出來的。他是法國人。』

劉縣長不在乎似的把頭一仰道：

『哦！……那麼這人還在嗎？』

施服務員又笑了，又向他解說：

『已經死了多年了，是一千七百——』他忽然也一下子記不起究竟是一千七百多少年來，於是紅了臉一面拉過一本政治學來，一面皺起眉頭說：

『唉唉，是一千多少年呢？我也一時記不起來了！』

『哦！』劉縣長又不在于乎似的把頭一仰。『好吧好吧，不必翻吧。』

——那麼我請問你，那天你說人權宣言，既然人人都有權，一個縣長會怎麼辦？我記得孔子有句話說得好：『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啊？』

『不，不，人權是人權，政府權是政府權。』施服務員立刻分辯的說。『至於孔子的那種說法，是一種愚民政策，許多學者都曾經竭力反對過了！』他於是馬上給他舉出幾個學者的姓名來。

『不錯不錯。』劉縣長竭力不要和他爭理論，因為和這種「血氣方剛」的年青人爭是犯不上。他於是微笑地從事實上來說。『可是這邊荒地，人民都是這麼愚蠢的。他們從來就不懂得甚麼權不權。而且他們也覺得要維持地方治安，老虎凳這些是很需要的。像這樣的情形，假使你來當縣長，會怎麼辦？』

施服務員立刻提出他的見解來反駁了：

『不，不，人民不會要老虎凳的，人民要的是平安。人性的根柢是善的。是能夠相互扶助而平安生活的。俄國有一個克魯泡特金的互助論就說得好，』他爲要證明他的意見，馬上又伸手拉一本書過來。

劉縣長覺得這人有些書呆子氣，笑着攔住他道：

『好，好，不必翻書吧。我們來談事實。譬如假使你來辦，你會怎麼樣？啊？』

施服務員立刻興奮了。他覺得應該使他看重自己，這就正是發揮自己的抱負的時候，他把右手一揮，兩眼都發出夢幻似的光輝來了，說：『如果我來麼？我就要從根本做起。首先把一縣劃成許多單位，每一個單位抽出一部份人出來訓練訓練，受一定的公民教育。再又叫他們去訓練所有各